



《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李零

李零:凡谋商机于兵法者,不必读此书——

《孙子》不是生意经

一周大作 Great Works

近日,著名学者李零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其新作《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该书是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的第三部。

《孙子》不是生意经

同之前谈《论语》一样,李零在一开始就廓清了当下人们对经典的种种误解,再从细致的文本解读入手,还经典以本来面目。在书中,李零一再强调:“我是把《孙子》当兵书读,商战,我不讲。”“《孙子》不是生意经。凡谋商机于兵法者,不必读此书”。

商场如战场,有竞争就有对手,有对手就可以参考兵法——市面上有大量解读《孙子》的书就是按此逻辑出版的,其主要卖点是将“孙子兵法”用在做买卖,研究营销,研究管理。但李零新近出版的这本书中对此另有看法,他认为《孙子》只是一部兵法,是军人的读物,供军人活学活用,用来打仗的。兵法就是杀人艺术,是对人类道德的最大挑战。《孙子》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兵以诈立”,战争杀人,不择手段,对军人来说,这是除暴安良,不能不如此。但在讲究诚信的商场上,商人却不应该也不能用指导战争的兵法来指导商业活动。

“总之一句话,兵家讲‘兵以诈立’,你敢不敢说‘商以诈立’?‘商以诈立’,老百姓还怎么活?所以,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古书就是古书,军事就是军事,思想就是思想,我不教你做买卖。‘兵以诈立’,可以。‘商以诈立’,不行。”

斗争哲学与唯一的规则

李零研究《孙子》,前前后后,已有三十四年。最初的接触始自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中时代,当时郭化若将军写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引发了他对《孙子》的兴趣。此后的近50年中,《孙子》成为他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1968—1970年在内蒙古插队时他致力于《孙子》的义理和结构;70年代初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李零的兴趣转向汉简中《孙子兵法》的整理研究;80年代调到北大后,则一直开课讲《孙子兵法》。

谈到之前对《孙子》的研究和著作,李零认为:“这些都是铺垫。没有这些铺垫,就没有现在这本书……没有先前的‘厚’,就没有现在的‘薄’。”在《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中,李零不再纠缠于过细的词句考证和相关资料,抓住《孙子》书中的主线,重义理,重思想,以他一贯的语言风格,三言两语将要点说透。他认为《孙子》作为兵书虽然是讲技术,讲实用,但同样也有思想,也有哲学:“哲学是智慧之学,兵法最讲智慧,里面当然有哲学,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我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的思维,和兵法有很大关系,不懂兵法就不懂中国哲学”,“《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兵法,都很有哲学味儿。这种哲学是什么哲学?其实就是生存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是以斗争求生存的哲学。”《孙子》中斗争哲学的核心就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挑战规则。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快报记者 陈曦

新书推荐 New Books



《孔子》
作者:胡玫
版本:中华书局2010年1月

著名导演胡玫用宏大的历史叙述,细致的演绎笔法,全面回顾了身处春秋末年乱世之中的孔子如何推行其仁政而不可行的一生。



《海图说》
作者:戴旭
版本:华文出版社2009年12月

这是海空军事研究专家戴旭从国际视野角度审视中国海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国航空母舰制造史的权威之书”,独家揭幕中国制造航空母舰的“大国计划”。



《汉字书写之美》
作者:蒋勋
版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1月

这是台湾美学家蒋勋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汉字,历数汉字根源变迁,多方譬喻,以小见大,让人看出汉字书法之奇。其视野之宽广,立意之深远,令人浮想联翩,心跃难耐,直想拿出纸笔,悬腕一试矣。



《我这样的女模》
作者:黄蓓
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

《我这样的女模》,一部由真实的私生活衍生出来的小说,讲述一个模特儿身份的女孩生活在北京,周旋在京城艺术圈和文人圈,与名流才俊的逢场作戏的故事,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



《心之萌》
作者:明晓溪
版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

14岁的百草已经长成17岁的大姑娘,最帅的白色运动跆拳道与最晶莹剔透的爱情组合出场了。言情天后的温情笔尖,缓缓地在人的心头划出柔软的爱之痕。

书间道 Book Review

加缪与先贤祠

五十年前的1月4日,47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车祸中去世,这位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战后全世界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如巨星猝然陨落。五十年后的今天,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由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主编的四卷本《加缪全集》,以此纪念这位作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出版了中文本的加缪小说《鼠疫》,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加缪的那些充满了二元反讽张力的话语:“死亡是最终的放纵”“凡墙皆是门”“人生越没有意义越值得过”,是经历过80年代文化启蒙浪潮的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时隔30年,上海译文推出《加缪全集》,是对加缪逝世5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时下日趋商品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文化生态的纠偏。

就在两个月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想以大礼将作家遗骨重葬于先贤祠。法语“先贤祠”即希腊语的“万神殿”,足见其门槛之高,伟人级别方可死后入住。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皆长眠于此,大多数系死后多年移葬而来,如大仲马,去世132年后,方由希拉克总统于2002年1月迎入。加缪死后落葬南方,墓极简,碑石小而粗砾,仅以大刀凿出姓名与生卒年,连月份与日期也略去,不及先贤祠富丽与堂皇万分之一。

但作家之子让·加缪却不想给总统面子,他认为入住先贤祠违背父意,而令亡父的文学和思想有别于用心,“这是个花招。这是萨科齐劫持知识阶层伎俩的一部分。”他说,“加缪不需要萨科齐,而萨科齐需要一点知识分子的辉映。”左翼政治家指责萨科齐欲借先哲遗骨,图政治私利。法共声明

说,萨科齐选择一位代表反叛与自由的作家,实乃对其政府之右翼政策的讽刺。

知识分子要不要国家给予的荣誉?在知识分子死后,国家有没有必然的权力追封他、供奉他、拜祭他?在法国,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往往是政治问题。

但柳鸣九认为法国左派的言论夸大其词了,“既然乃一纯粹文化事件,何妨就事论事,但问入祠者品级如何,够不够入祠的标准足矣,刻意加以政治化而大做文章,损人而不利己,何苦来着?”事实上,加缪与法国左派的关系一直复杂而不平静,他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阵营感颇为流行的年代里,法国左派对他可没有少操心费劲,他还曾被扣上过可怕的帽子。

柳鸣九对作家之子的做法也不苟苟同,“众所周知,加缪曾经为了法兰西的存亡,进行过艰苦勇敢的斗争,而且,他生前并不拒绝适合于他的官方荣誉。至少有一次,一次是他接受了抵抗运动勋章,一次是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何况,让·加缪先生该知道,加缪在普罗旺斯卢马兰村的墓地实在是太简陋、太偏僻了,我见过他墓地的照片,我担心隔不了多少年,它就有可能被野草所淹没,我想,他的确应该有一个比较经风雨、抗时序的新居所。”

此前,让·加缪的双胞胎姐姐卡特琳娜在与总统晤商后,本已有意支持移葬,后又产生思想斗争。几经较量之后,爱丽舍宫预感失败,仅以一句简短声明“On va voir”(再看吧)交差——这是2009年岁末的事,迄今尚未有峰回路转的消息传来,看样子,这件事是彻底黄掉了。

活着时人各有志,死后亦希望各得其所。但这一切都与加缪无关,他仍是那个局外人。

陈曦

悦读

Happy Reading

说谎的历史教科书

社会学教授詹姆斯·洛温感到惊讶,为什么对许多中学生来说,美国历史是他们最讨厌和最易忘记的学科?毕竟,历史上原住民与欧洲移民之间的冲突、美国革命、血腥的内战、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朝鲜和越南的冲突、以及数百年的种族矛盾,这些都使美国历史天生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此外,在学生中间有这种现象,数学和其他功课成绩很好的少数族裔学生,往往在美国历史课上表现平平。

通过对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内容的研究,洛温发现了美国历史课程问题之所在,这门课程教学的枯燥、空洞,而且许多内容包含着谎言和不真实。更糟糕的是,这些课本都过分简化,具有太强的宣传色彩,其难度更适合低年级学生,而不是那些将要进入大学的高年级学生。这份研究成果,就是洛温的。

洛温所举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关于海伦·凯勒的,几乎每个学生都知道,她的一生就是一部战胜残疾并获得成功的感人故事。但是,真实的凯勒长大成人了,成为一名站在劳动阶级和穷人立场上坦率直言的辩护者。事实上,她成为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在上世纪20年代显示出支持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巨大勇气,甚至因为流露出对俄国革命的支持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教科书关于海伦·凯勒的骗局,与下面的事例相比,就相形见绌多了。

局,与下面的事例相比,就相形见绌多了。

美国历史书中提到,美国大陆是被“发现”和“开发”的。一个数百年来已有居民居住的大陆能否被“发现”和“开发”,洛温质疑!这种

有意的忽略实际上是有意的,有意对原居民侵略历史忽视。美国的历史教科书视历史为神圣,而无视哥伦布的贪婪和对阿拉瓦人犯下的罪行。教科书将哥伦布描写成一个全副武装的探险家,事实上,当发现新大陆时他和他的随从从什么都没了,只剩下裹体的破布。

谎言无处不在,从哥伦布时代到对美国近代史的粉饰,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无耻的谎言。谎言使那些流行的神话得以永固。

历史教科书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詹姆斯·洛温的调查结果指出,症结在于,从心不在焉和无关紧要的作者,到希望卖出课本的出版商,到利益集团,再到国家——比起真相来他们更喜欢神话,流行文化又使神话巩固。

正是因为历史,我们才走到这里走到今天。与其将历史歪曲于“表面光鲜”的民族主义嘴脸,我们更需要学习的是怎样对待历史。我将这本书介绍给每一位对美国历史有严肃兴趣的人,以及每一位对当今美国历史教育可悲现状感到忧虑的人。

姜强



《老师的谎言》
作者:(美)詹姆斯·洛温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

先读为快 Read Faster

“我以为”

星云大师的《宽心》连霸销售排行榜,《舍得》是其姊妹篇,继续教导人生的好活法。生活中的舍与得是辩证、互动的,获得心灵安定祥和是其关键。本书将佛教义理生活化,深入人心。

人有一句自我委过的口头语“我以为”。做错了事,不肯认错,就说“我以为”。例如买错东西,把廉价的物品高价买进,就说:“我以为那是个古董。”

“我以为”是假设之辞,“我以为”往往与事实差距很大。看到一个人经过,就大叫“有贼”。别人问:“贼在哪里?”他说:“我以为那个走路的人就是小偷。”

“我以为”是推卸责任之词,钢刀把人头杀下来了,他说“我以为”刀不快;毒药把人害死了,他说“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以为”是一句委过而有严重后果的语言,“我以为”误尽天下多少事。“我以为”台风不会来,“我以为”不会淹水,“我以为”打他一拳不会怎么样,“我以为”他会游泳不会淹死,其实统统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以为”是一种执著,也是一种推诿。受寒着凉了,一直咳嗽不好,“我以为没有严重”;一句话让人痛苦怀恨,“我以为这句话是跟他开玩笑的”;晚上没有

关门,小偷进来把东西偷走了,彼此怨怪“我以为你会关门”;早上起来急于要上班,但没有早餐吃,互相“我以为你会煮饭”。因为不肯认错,互相“我以为”,所以造成父母、子女、妯娌之间多少的人我是非,争执不休。

很多事情的成功,也要“我以为”:“我以为”你们都休息了,所以把饭菜煮好;“我以为”你们忙着加班,所以把家里打扫干净;“我以为”你们不在家,所以帮你们巡视安全;“我以为”你的父母来了,所以送一道菜来结缘;“我以为”你即将参加高考,所以买一本书供你参考;“我以为”快要下雨了,所以把房屋修好;“我以为”快要过年了,客人会很多,所以家里多备办一些糖果,以便待客。

“我以为”有时候会让人出乎意料地欢喜,有时候也可能让人大失所望。因此,凡事不要“我以为”,应该用事实根据,用科学方法去判断问题。“我以为”是虚妄猜测之辞。家庭里,办公室内,有许多的争执发生,都是“我以为”所引起的。可见,“我以为”有时可以用在得当的地方,有时候则有反效果。所以,奉劝世人在讲话时要字斟句酌,如“我以为”这句话千万要三思再说!(节选自《舍得》)